

世态人情
书里书外

易新洪烛 编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世态人情· 书里书外

易新 洪烛 编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世态人情·书里书外

(闲适小品文库)

易新洪焘 编选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9.125印张 2插页 143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887-7/I·1313 定价: 5.20元

闲适小品文库总序

人生的意义当然以创造为主，但人生在世也应懂得生活的七色光彩，享受人生的乐趣。享受分物质和精神两种，相辅相成，或柴米油盐或琴棋书画，或侍花养鸟或游山玩水，或接人待物或知书达理，不失为风雨兼程之际有效的调剂和放松。净日里忙碌操劳如工蚁，苦修的身心如何指望久堪重负；相反，忙里偷闲、闹中取静，由大俗见大雅，传达出对自身的体恤、对尘世的超脱，或许更令我辈喜闻乐见，心旷神怡。难怪禅家有云：“平常心是道”。试想：风尘仆仆时赢得半杯凉茶，足以清心洗面；空袭警报中闲弈一局胜负，堪称“棋”士本色……更别提登山临

水、见仁见智，书香鸟语、伴读伴眠了。

由此可见，“偷得浮生一日闲”是必要的，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是美丽的。隐形瓜棚豆架，消闲在前避暑在后，置身琴房画室，耳聪目明随即心高气远。中国的古今文人一向偏爱浪漫潇洒、不舍闲情逸志，以审美化的眼光看待人生是真风格，以艺术化的手法完善现实是大气度。“结庐在人境”，“心远地自偏”，任它红尘滚滚，有井水处便可高筑聊斋——令人陶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这，正是我们编选《闲适小品文库》的良苦用心。

丛书共三本，分别为《烟酒茶食·花鸟虫鱼》、《琴棋书画·名山大川》、《世态

人情·书里书外》，精选了林语堂、梁实秋、周作人、丰子恺等一大批现代文化名人闲谈人生、漫话生活的散文小品，或醇酒美食、吐雾吞云，或饲鸟养鱼、草木人心，或笛唱箫和、瞬息知音，或激扬文字、指点江山，或父慈母恩、儿女亲情，或三教九流、凡人琐事，或书里小世界书外大世界，“人情练达即文章”……写得极尽情调，读来颇有趣，人生一乐事也。

本序言由四位编者共同设计，洪烛执笔。

邢希 徐可 易新 洪烛

1992岁末于北京

目 录

闲适小品文库总序

.....邢希 徐可 易新 洪烛 (1)

• 世态人情 •

儿女.....朱自清 (3)

儿女.....丰子恺 (13)

作父亲.....丰子恺 (19)

给我的孩子们.....丰子恺 (24)

南颖访问记.....丰子恺 (29)

老人.....王统照 (36)

木匠老陈.....巴 金 (44)

铁匠.....师 陀 (50)

老王.....杨 绛 (63)

造车的人.....靳 以 (68)

更夫.....田仲济 (74)

行脚人.....师 陀 (79)

爱狗者·····	萧 乾 (88)
跑狗场·····	杨 骚 (91)
谈扒手·····	司马文森 (107)
歪鲈婆阿三·····	丰子恺 (111)
癞六伯·····	丰子恺 (115)
三等车·····	蹇先艾 (119)
四等车中·····	戴平万 (125)
破车上·····	萧 乾 (130)
算命·····	梁实秋 (140)
命相家·····	夏丐尊 (145)
婚礼·····	梁实秋 (150)
喜筵·····	梁实秋 (155)

• 书里书外 •

书·····	朱 湘 (163)
书·····	梁实秋 (167)
读书·····	叶圣陶 (172)
为什么要读书·····	胡 适 (175)
读书与看书·····	林语堂 (184)
我的爱读书·····	施蛰存 (186)
巴黎的书摊·····	戴望舒 (190)
城隍庙的书市·····	阿 英 (199)
书房·····	梁实秋 (212)

我的书斋生活·····	叶灵凤	(217)
我的图书室·····	林语堂	(220)
八道六难·····	唐 弢	(226)
买旧书·····	施蛰存	(232)
我之于书·····	夏丏尊	(235)
晒书记·····	梁实秋	(237)
藏书家·····	唐 弢	(240)
读书与求学·····	孙伏园	(245)
读书与风趣·····	林语堂	(247)
从焚书到读书·····	叶圣陶	(250)
谈禁书·····	黄 裳	(252)
再谈禁书·····	黄 裳	(263)
读书的艺术·····	林语堂	(272)

• 世态人情



儿 女

朱自清

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。想起圣陶喜欢用的“蜗牛背了壳”的比喻，便觉得不自在。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，“要剥层皮呢！”更有些悚然了。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，在胡适之先生的《藏晖室札记》里，见过一条，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；文中并引培根的话，“有妻子者，其命定矣。”当时确吃了一惊，仿佛梦醒一般；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，又有甚么可说？现在是一个媳妇，跟着来了五个孩子；两个肩头上，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，真不知怎样走才好。

“命定”是不用说了；从孩子们那一面说，他们该怎样长大，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。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，做丈夫已是勉强，做父亲更是不成。自然，“子孙崇拜”，“儿童本位”的哲理或伦理，我也有些知道；既做着父亲，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

利，知道是不行的。可惜这只是理论，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，在野蛮地对付着，和普通的父亲一样。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的人了，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；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，始终不能辩解——象抚摩着旧创痕那样，我的心酸溜溜的。有一回，读了有岛武郎《与幼小者》的译文，对了那种伟大的、沈挚的态度，我竟流下泪来了。去年父亲来信，问起阿九，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；信上说，“我没有耽误你，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。”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；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？我不该忘记，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！人性许真是二元的，我是这样地矛盾；我的心象钟摆似的来去。

你读过鲁迅先生的《幸福的家庭》么？我的便是那一类的“幸福的家庭”！每天午饭和晚饭，就如两次潮水一般。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，一面催我或妻发“开饭”的命令。急促繁碎的脚步，夹着笑和嚷，一阵阵袭来，直到命令发出为止。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，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，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。于是这个说，“我坐这儿！”那个说，“大哥不让我！”大哥却说，“小妹打我！”我给他们调解，说好话。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，我有时候也不耐烦，这便用着叱责

了；叱责还不行，不由自主地，我的沉重的手掌便落到他们身上了。于是哭的哭，坐的坐，局面才算定了。接着可又你要大碗，他要小碗，你说红筷子好，他说黑筷子好；这个要干饭，那个要稀饭，要茶要汤，要鱼要肉，要豆腐，要萝卜；你说他菜多，他说你菜好。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，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。我是个暴躁的人，怎么等得及？不用说，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；虽然有哭的，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。吃完了，纷纷爬下凳子，桌上是饭粒呀，汤汁呀，骨头呀，渣滓呀，加上纵横的筷子，欹斜的匙子，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。吃饭而外，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。游戏时，大的有大主意，小的有小主意，各自坚持不下，于是争执起来；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，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，被欺负的哭着嚷着，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；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，但不理的时候也有。最为难的，是争夺玩具的时候：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，却偏要那一个的；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不论如何，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。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，但大致总有好些起。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，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，或站起来一两次的。若是雨天或礼拜日，孩子们在家的多，那

么，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，也有过的。我常和妻说，“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！”有时是不但“成日”，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，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！

我结婚那一年，才十九岁。二十一岁，有了阿九；二十三岁，又有了阿菜。那时我正象一匹野马，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辔，辔头，和缰绳？摆脱也知是不行的，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日子，真苦了这两个孩子；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！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，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。不知怎地，这孩子特别爱哭，又特别怕生人。一不见了母亲，或来了客，就哇哇地哭起来了。学校里住着许多人，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，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；我懊恼极了，有一回，特地骗出了妻，关了门，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。这件事，妻到现在说起来，还觉得有些不忍；她说我的手太辣了，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！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，也觉暗然。阿菜在台州，那是更小了；才过了周岁，还不大会走路。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，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，直哭喊了三、四分钟；因此生了好几天病。妻说，那时真寒心呢！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。我曾给圣陶写信，说孩子们的磨折，实在无法奈何；有时竟觉着还是自

杀的好。这虽是气愤的话，但这样的心情，确也有过的。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，磨折也磨折得久了，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；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，我能够忍耐了——觉得从前真是一个“不成材的父亲”，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。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，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，我至今还觉如此。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；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，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，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！

正面意义的“幸福”，其实也未尝没有。正如谁所说，小的总是可爱，孩子们的小模样，小心眼儿，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。阿毛现在五个月了，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，或向她做趣脸，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，笑得象一朵正开的花。她不愿在屋里待着；待久了，便大声儿嚷。妻常说，“姑娘又要出去溜跹了。”她说她象鸟儿般，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。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，笨得很，话还没有学好呢。他只能说三、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，文法错误，发音模糊，又得费气力说出；我们老是要笑他的。他说“好”字，总变成“小”字；问他“好不好”？他便说“小”，或“不小”。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；他似乎有些觉得，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“好”字了——特别在我们

故意说成“小”字的时候。他有一只搪瓷碗，是一毛来钱买的；买来时，老妈子教给他，“这是一毛钱。”他便记住“一毛”两个字，管那只碗叫“一毛”，有时竟省称为“毛”。这在新来的老妈子，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。他不好意思，或见着生客时，便咧着嘴痴笑；我们常用了土话，叫他做“呆瓜”。他是个小胖子，短短的腿，走起路来，蹒跚可笑；若快走或跑，便更“好看”了。他有时学我，将两手叠在背后，一摇一摆的；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。他的大姊便是阿菜，已是七岁多了，在小学校里念着书。在饭桌上，一定得啰啰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；气喘喘地说着，不管你爱听不爱听。说完了总问我：“爸爸认识么？”“爸爸知道么？”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，所以她总是问我。她的问题真多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？是不是真人？怎么不说话？看照相也是一样。不知谁告诉她，兵是要打人的。她回来便问，兵是人么？为什么打人？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，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？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每天短不了，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。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，一大一小，不很合适，老是吵着哭着。但合适的时候也有：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，那个便钻进去追着；这